



【史海钩沉】

“植树将军”的爱树情怀

□戴永夏

又到植树节，不由想起“植树将军”冯玉祥的旧事。

许多人都知道冯玉祥(1882—1948)是爱国将领，却不知他还是有名的“植树将军”。冯玉祥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植树造林，改善环境，造福于民。从1919年在湖南常德大规模植树造林开始，到1948年去世，他为之奋斗的植树造林活动持续了近30年，所到之处，均留下大片树林和植树、爱树佳话。

冯玉祥曾在多地驻守或主政，在其发布的政令和军令中，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植树。如他驻守西北期间，制定的《为民十事》第五条就是“为人民种树”。为了保护树木，他还立下军令：行军打仗不许损坏树木，驻扎操练不准在树上拴马。“马啃一树，杖责二十，补栽十棵。”对不遵守法令、任意毁树者严惩不贷。1927年9月10日，冯玉祥从第二集团军总部驻地步行去福音堂开会，路上看到几辆军车满载刚砍伐的树木开向军营，很生气，便亲自将一截树木抬到大会主席台上，严加追责。最后问题查清，原来是执法处向兵站摊派一批柴火，兵站就向各县、乡摊派，县、乡又向老百姓摊派，老百姓只好砍自己的树上缴。冯玉祥对这种毁林行为非常气愤，立即下令，把执法处长关禁闭，并派部队为百姓加倍植树，向他们赔礼道歉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冯玉祥因积极抗日主张受挫，曾两次到泰山隐居。隐居期间，他不但在泰山兴办教育、兴修水利、移风易俗、搞文化建设，还大搞植树造林。在两年多时间内，他带领群众共植树约30万棵。仅1935年，就在泰山种了3200多棵山丁子、17000多棵茶树及12000多棵杨树、榆树、柏树，还撒下能出十多万棵小树苗的树种。为了改善泰山百姓的生活，冯玉祥还鼓励他们“靠山吃山，靠山养山”，多种一些收益多、见效快的经济树种。

1934年春天，冯玉祥派人从烟台买来一百株苹果树，分给范明枢(冯的老师，泰安当地人)等人种植，“希望改变此间鲜产”。之后，冯玉祥又在泰山大众桥至张庄一带建苹果园400余亩，从烟台、大连等地引种国光、倭锦、黄魁等6个品种的苹果树苗，在泰山南麓张庄一带试栽，并将苹果树苗发给泰城各校学生，动员学生家长栽于房前院内。

为了更好地植树造林，冯玉祥还专门请来专家进行指导，使树木的成活率大大提高，也使泰山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1934年4月19日的《大公报》上刊载了一篇文章《上山读书下山抗日》，报道了冯

玉祥在泰山植树造林的情况：“冯玉祥氏自卜居泰山五贤祠后……以泰安贫民太多，生产太少，现将江苏友人送来茶树万株、烟台友人送来苹果树种，分赠五贤祠马先生等试种，并派人到南方考察种植方法，如果种植得宜，茶树每亩可得利三百元，较之农民副产物之棉花，获利尤多，可以使贫民得点好处。”

冯玉祥的爱树情怀，还体现在他的诗歌中。1928年3月发布的《爱护树木歌》，他写下这样的歌词：“森林，森林，森林，关系实业最为深。筑房造器与烧燃，利赖在军民。春来万树皆发长，伤皮如伤根。愿我同志齐爱护，随时随地要留心。”他用通俗的语言、浅显的道理，告诫人们要爱护树木，很有教育意义。

对那些毁坏树木的人和事，冯玉祥总是严加谴责，毫不留情。冯玉祥驻防徐州时，有一次，一位县长为修造自家府第，派建设科长带领几名工人砍伐县府门前的一株古松，被正路过的冯玉祥看到，他立即上前制止。建设科长没认出冯玉祥来，不听劝阻，蛮横地说：“这树是县长要我们砍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阻止？”冯玉祥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我是什么人不要紧，这是一棵上百年的大树，长到现在确实不易，就这样把它砍掉，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啊！我提个意见，请你拿去再请示一下县长，好吗？”说完，他提笔写了一张字条，递给建设科长，让其转交县长。字条上写着：“要知此树栋梁材，无复清荫覆绿台。只恐月明秋夜冷，误它千岁鹤归来！”县长拿到字条一看，以为是哪个酸秀才多管闲事，对建设科长说：“不要理他，明天我亲自到现场去，看谁还敢阻拦？”第二天，县长来到伐木现场，却见那株松树干上贴了一张字条，上写一首诗：“老冯驻徐州，大树绿油油。谁砍我的树，我砍谁的头！”县长看后大惊失色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便亲自到冯玉祥的驻地去请罪。冯玉祥对他严加训斥，责令他带着建设科长及县府工作人员亲自到大街上敲锣打鼓，反复宣讲贴在树上的那首诗。从此，徐州再没人敢乱砍街边的树木了。

冯玉祥爱树情深，连自己的生命也跟树联系在一起。生前，他就决定死后把遗体献出来，作为植树的肥料。在他留下的十二份遗书中，有四份都谈到此事。如1937年6月的遗书中说：“我死后……不要坟，即在其处栽五棵树，把有用的肥料生产成树，成材后做桌椅都可。”

(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□牟民

小时候，跟许多孩子一样，最怕暗夜里独自走路，处处影影绰绰，如有人跟来，脚步声在身后。屏住呼吸，真想长双翅膀，飞到有灯光的家里，可偏偏脚步不稳，一个跟头磕在地面，眼却瞄到旁边矗立的大物成行列奔我而来。其实那是杨树、柳树、槐树，天天跟我玩耍的朋友，咋就成了唬我的鬼影子？那次，伺候病重的母亲，我半夜从十里地外的医院回家，两旁一晃一晃的高大黑影让我心慌，意念里老感觉会冲出个人来抓我，神情恍惚，磕磕绊绊，一路跌了三跤。

白天再路过，两边高大顺直的白杨似朋友、似兄长，哗哗啦啦伴我走路。看来，不是树的问题，自己吓唬自己而已。父亲曾跟我说，树是咱们的朋友，不管白天黑天，它都会护着你。

父亲喜欢跟树交朋友，似韩信带兵，多多益善。他任护林员时，能把方圆几十里的树装在心里，哪儿少一棵，他补栽上；哪棵树病了，他抹药调理。谁要是打马虎眼，背着父亲偷砍树，明明见父亲在南，偷者在北暗暗下手，斧头还没落下，父亲在身后大喝道：“住手，我看见你了，再动手，就要罚款了。”偷者惊异地问：“老军人，刚才你不是在南山，咋就飞到了北？”

父亲耸耸肩头，甩动右手，他左胳膊伤残，只能僵硬地做个陪衬，“你呀，不知我行军练出了飞毛腿，千万不要跟我玩捉迷藏，我是侦察兵出身。”他摸摸避免了灾难

□童卉欣

某期业务培训班，主办方请老师来教授太极拳。因时间有限，老师教得很快，当我们全套动作记熟，一个个打得“行云流水”后，老师却说：太极的好在于“慢”，难也在于“慢”。如果现在5分钟能打完的一套拳，你们花10分钟、1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打完，才算好。乍一听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几个学员当即开试，才发现，要慢一点儿容易，但要慢到时间拉长到一倍、两倍的程度，还真没人能做到。比如当某个动作需要左腿独立，再将重心缓缓移到右腿，变成右腿独立时，你想慢，可是没有深厚的下盘功夫，单

的那棵白杨树，对偷者说：“看，它在拍巴掌，感谢你。我这朋友比你懂事，以后，别动我朋友。你动，它们会跟我悄悄说话，记住你的名字。”

某一天，跟着父亲满山巡视、捡拾蘑菇。他不用费劲，走一条沟，便满了篮子。父亲有些神秘地说：“我捡蘑菇，树会告诉我哪儿有、哪儿没有。这是经验，也是跟树的深厚交情。每棵树有每棵树的特点，你摸摸它们的身子，有的热乎，有的温乎，有的冰凉。处在不同地方，处在不同岁数，呼吸不同。你可记住了？没事了到山里走走，醒脑明目，还广交朋友。你要跟树学习，只要扎根站立，就腰板挺直，风吹雨打，硬朗向上。”

父亲善植树，实行联产承包制后，他承包了十三亩地，大小九片，每片地头栽上白杨。村人笑话父亲，树在地边遮阳，根扎在地里吸收庄稼水分。父亲却说：“白杨根系不庞大，即便有根伸进地里，那也在三尺以下。”有一年，刮小台风，父亲种的苞米很少倒伏扑地，源于地头一排白杨树减了台风的狂妄。村人见此，才向父亲伸出大拇指，到底是老庄稼把式。

后有买树的老客常来村里转悠，看好父亲那些白杨。父亲说：“不卖。有树有地，那才叫种庄稼。”买树老客惊看父亲，不晓得这老头咋就不懂种树经，种树伐树，伐树卖钱。父亲耸耸肩头说：“树也是命，你栽了它，就要让它活到老，半路杀了，你这是对不起它！”

“噢，这老头把树当人看。”老客不再答言，再说也

没用。

树跟人走着，树不见老，可人渐次腰弓，眼神看不清树的枝枝杈杈，看不见叶子摇头了。父亲迈入耄耋之年，跟村人声明：“谁种地，我可以无偿把地给他。”

经过几十年的变迁，村人以果业为生，不再种庄稼，也无暇种庄稼。父亲的几十亩丰产田，竟无人问津。父亲说：“不喜欢地，也不喜欢白杨树吗？树可以白给，只要看着它们不倒下就行。”终于有几家接手父亲的土地。第二年，家家栽上了新品种苹果树。那些白杨树，有了苹果树做朋友。

双腿患关节炎的父亲，走不动山路了，他也不愿意再到山里去。现代化的推土机、挖掘机几天就可以削平山头，填平一条沟壑。无数的树，早已灰飞烟灭。

父亲在房西菜园边栽了三棵梧桐树、两棵银杏树。他每天早晚都会拄拐站在树下，摸摸树身上的晨露，仰望树的头颅，跟树静静地对视。傍晚，围树转几圈，然后坐在树下一块石头上，含一袋烟。半个小时后，起身，仰望一会儿树，往回走。

等不能出门时，父亲会跟我们说房西的树：“发芽了，长叶了！”

那五棵树笔立伸展，在满树一片浓绿时，父亲走了。晚秋，有两棵梧桐树无缘无故地枯了头颅。第二年，再次发芽。至今，它们旺盛地立在房西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家协会会员)

而又无法匀速控笔，那根树枝不是粗细、方向不对头，就是在某个地方留下一团凝滞的黑坨、墨点。因为宣纸吸水浸润的特点，笔尖在某处多停留半秒、0.1秒，那里就会出现一摊绝非你想要的墨迹。想要慢慢地画一根粗细匀称又有水中动态的虾须，的确很有难度。

慢的后面，是千万遍练习得来的扎实基本功。慢的底色，是画家从容笃定、一无杂念的宁静心态。慢工不一定出细活，但细活，好活离不开慢工。沉心潜行，不浮躁、不急躁，这样的“慢”，往往是高手的制胜绝招。

(本文作者为专栏撰稿人，供职于湖北嘉鱼县文联)

【风过留痕】

跟一棵树做朋友

【若有所思】

虾须慢